

## 父亲的手

◎王芳(云南曲靖)

父亲的手,一到冬天就会长冻疮。冷的时候,冻疮是硬的。等到天热起来,冻疮软了,就要发作,奇痒无比。痒到人忍不住去抓,被抓开的冻疮露出红肉,让人看了好不心疼。我总劝父亲冬天多用热水洗菜淘米,不要老想着省那点煤气费。可父亲总说习惯了。

父亲的手,其实一开始并不是拿锅碗瓢盆的,他是个文人,是拿笔杆子的。父亲当过兵,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,进部队不久就做了文书,退伍后进了镇政府,端了铁饭碗。

退伍的第二年,父母经人介绍了婚。虽然母亲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曾无数次地嫌弃和看轻父亲,但是每每回忆当年,她还会面带微笑地称呼父亲一声“苏公子”。母亲说:“你爸爸年轻的时候长得英俊,又有点文化,还特别讲卫生。那双手啊,白白净净的,就像个女人。”

我想,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件家庭纠纷,父亲手里握着的,可能依然是笔吧。

母亲因为琐事跟三婶发生了口角。生了两个儿子的三婶骂母亲是“绝根鬼”,没有儿子。要知道,在农村骂人“绝根鬼”是最恶毒的谩骂和诅咒了。母亲气不过,就冲上去准备大干一场,两个烈性子的农村妇女从斗嘴眼看着演变成了拳脚相向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直背着手的三婶从背后拿出一把剪刀,直戳向母亲的右眼。所幸母亲反应快,虽然躲开了瞎眼的厄运,还是被戳破了眼角,至今还能隐隐看见疤痕。

母亲遭此一劫后,痛定思痛,认定了被人欺负就是因为没儿子。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她暗下决心,不生个儿子绝不罢休。终于,在生了三个女儿后的第四年,母亲成功得子。同时,因为超生,父亲被开除公职,回家务农。

后来村里学校招民办教师,看中了父亲的内秀,多次叫他去当老师,父亲总是婉拒。家里开销大,母亲在村里开起了杂货铺。为了让母亲全身心经营好店铺,父亲主动当起了家庭煮夫,一当就是几十年。从此,父亲的手从舞文弄墨变成了舞刀弄锄。上山砍柴,下地插秧,搬砖砌房,洗衣做饭,修理电器,疏通水管,无所不能。

上次回家,我发现父亲的发际线又后移了,视力又下降了,炒的菜也越来越咸了。我在厨房陪着父亲做菜,猛然发现父亲的大拇指甲堪比老佛爷。母亲戏谑地说:“你爸爸的指甲啊,就是一把刀!”我觉得脏,拿来指甲刀正准备剪。父亲忙抽回手说:“莫剪莫剪,留着刨生姜,剥大蒜。”听得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:“太脏了,不是有削皮刀吗?”可“倔老头”孩子般地笑着说:“这个可比那好用!”我只能作罢。最后还是跟弟弟合谋,趁父亲睡觉时把指甲偷偷剪掉了。

如今,年关将近,数九正值。我身在他乡,一想到父亲那双骨节突出、冻疮丛生的手,就无比心疼,又无比内疚。回家的高铁越来越快,回家的路却越行越长。

## 香喷喷的腊月

◎曾海波(湖北孝感)

腊月接过霜月的冷峻,浸润新年与旧年的交集,阵阵腊香弥漫过来的,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忙碌和喜悦。

腊月的香是炸货的香。一进腊月,乡亲们便忙着制作各种炸货,和好面团,略加些糖,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一片,用刀切成两指宽。根据各自的兴趣把它切成菱形或三角形的“麻叶”,再均匀撒上白芝麻,麻叶很薄,在滚油里稍稍变色就要及时捞起,利用油的余温将之炸酥,若是等到火候刚好时捞起,就会成为黑炭了;再把一部分面抻成手指般粗,炸成麻花;另外,留一部分面团抻成细条,拧成大小不等的合叶,再在空心部分填充少许黏糊糊的麦芽糖,在模子里挤紧分割冷却,老家叫作“齐马酥”。以猛火烧沸,把各种面坯下到滚油里炸,备足这些各具特色的炸货。

腊月的香是杂烩的香。杂烩是炸豆腐炸圆子炸藕夹的总称,腊月是一个个圆子叠加起来的,从初一到腊八,一锅一锅炸香的是巧妇的有米之炊,是千家万户菜谱的亮点,是用餐桌围坐起的温馨。无论走到哪里,我吃不够这一碗碗杂烩;无论走得多久,我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一碗杂烩。一碗碗圆子牵着我的味蕾,充满了吉庆。瞧!油锅里“吱吱”地叫开了,一个个圆子浮动着、翻滚着,绽开了生活的美味,丰富的内馅展现富足的日子。

腊月的香是腊肉的香。寒风用簌簌长鞭赶来冰天雪地,抵挡不住前房后屋腊味高悬的诱惑,遮掩不住年的步伐,抑制不住家的欢欣。腊味就在粮菜盛满的年景里,在灶台忙碌的手边,在越来越挑剔的胃口中。老家户户腌制的腊鱼、腊肉,哪一块不是甜蜜的日子呢?腊肉腌制的是淳朴的民俗,是生活的富足,是凝固的美味,是馨香的岁月。

腊月的香是春卷的香,用虾仁、香菇、笋丝等做馅,炸上几盘,“调羹汤饼佐春色,春到人间一卷之”,金黄的外形是一个个喜庆的愿景,炸出明媚的春天,迎来的是一颗似箭的归心。即使房门紧闭,怎么也关不住心中的喜悦,关不住排山倒海回家的步伐。

团圆是最高的幸福,嗑着花生瓜子,咀嚼着十碗八碟的美味,有哪一种比团圆的滋味更香呢?



## 一丝温暖

◎韩英(安徽宿州)

不想做晚饭了,我跑到楼下一家面馆买碗面吃。

这家面馆生意向来很好,今天因为天冷,里面更是坐满了客人,我就在靠门的一边坐下来。正在耐心地等待我的面,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,年龄不过二十岁的样子,手里提着个大包,穿着也很单薄。我以为也是来吃面的,可他突然蹲到我脚前,一手麻利地从包里拿出鞋油,一手就来拉我的靴子。把我吓一跳,急忙把脚缩回来。他仰着脸看我笑,说:“大姐,给你擦擦靴子,没事的,试用一下新产品,免费的。”一听“免费”二字,我更不乐意了,我话里带话地笑着说:“免费的,那怎么好意思,那我还得谢谢你啰。”这时,面馆里吃面的人们纷纷向这边看,一张张鄙夷的面孔,少年脸红了。他一声不响,把我左脚的靴子上了油,拿出干净的布认真擦好。看到他一脸的囧相,我又主动把右脚伸了过去,他红着脸,又认真地擦完另一只。

等他擦完,我连声道谢,少年突然不好意思了,也没向我推销什么,站起身就要走。我说:“小伙子,你那鞋油多少钱一盒呀?”他突然眼一亮:“十块钱。”我说:“那就卖给我一盒吧。”说着,从包里拿出十元钱递给他。那少年急忙从包里掏出一盒鞋油,递给我,连声说:“大姐,谢谢你!谢谢你!大姐。”

那少年走出门去,又回转身打开玻璃门,真诚地对我说:“大姐,谢谢你!”我笑着对他说:“没事,你走吧!”少年走后,老板娘就走过来说:“这都是骗子,你看这鞋油,最多只值三元五元的,他要了十元,你还真容易受骗。”我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

我何尝不知道这里面多少含有一些“受骗”的成分,但是这个当,我是心甘情愿上的。我别无所求,只为还这个少年一个尊严,也让他在这个凄冷的日子感到一丝温暖。我希望这十元钱,能让他走进另一家面馆吃上一碗热面,仅此而已。